

将星传奇

他出身富家,但心存大志——青少年时期便投身救亡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并领导了胶东著名的“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年轻有为的他担任过烟台市长,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战功赫赫,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屡立奇功——

孙端夫：文武双全的传奇将军

孙端夫,原名孙正谊,祖籍山东省曹县孙老家村,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虞城县贾寨镇孙场村(原属曹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孙端夫将军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家境富足 少怀大志

孙端夫虽然出生在河南虞城,但他始终都称自己是山东曹县人。

孙家源于曹县的孙老家,原本就较为富足,由于数代勤俭持家,经营有方,土地迅速增殖,一直向南绵延数十里,到了晚清时其家地产多达万顷之巨。所以,孙端夫出生地被叫作孙场村,也是其家土地扩张绵延所致。

陈彤瀚,孙端夫将军外甥,河南省商丘市第五中学语文老师,他说:“大舅(孙端夫)的出生在虞城县贾寨镇孙场村,这是确凿无疑的。”他曾写过记录将军一生的《从学士到将军》一文——

“大概是在我姥爷爷时,孙家从山东省曹县的孙老家迁到了现在的虞城县贾寨镇孙场村。孙场村得名也和孙家迁居于此有关。”

“我姥爷和姥姥共生育了9个子女,5个男孩,4个女孩,大舅(将军)排行老大,我母亲排行老八。”关于孙端夫将军的具体出生日期,公开资料没有详细记载。陈彤瀚称,因为“我姥爷和姥爷不过生日,所以也不给子女过生日,在我姥爷孙锡璋和姥姥一辈的人去世后,我大舅的具体出生日期几乎就没人知道了”。

陈彤瀚介绍说:大约10岁时,孙正谊走出黄河故道边的孙场村,跟随其五叔孙锡璋到北平求学。“到北平求学的时候,我大舅写的籍贯是山东曹县,这也是公开资料显示我大舅是山东人的原因。”

最初,孙正谊在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成绩十分优异。15岁时考入北平平民中学,18岁转入大同中学,在读高二时就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预科班,第二年转为正式生。就在这一年,孙正谊改名为孙端夫。

孙端夫读大学时,思想进步。当时国内忧外患,日本疯狂扩张,步步蚕食,整个华北岌岌可危。为隐蔽起见,孙端夫化名“葛先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召开秘密会议时,孙端夫就让小姑母在门口放风。小姑母叫孙锡媛,大他三岁,也在北平上大学。

1935年,孙端夫被推举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学

生代表,并参与组织指挥了“一二·九运动”。统治者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打伤数百名学生。示威游行时,孙端夫不顾个人安危,抬着花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以死来表达其抗争的决心。

次年年初,北平学联组织南下演讲团宣传抗日,孙端夫是领队之一,并在斗争中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青年先锋队。在济南,演讲团向山东省学联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的情况,并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为核心,开展募捐和宣传活动。

1936年,孙端夫北平大学毕业后,获法学院学士学位。后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督学的五叔介绍,到山东省福山县中学教书。

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年少有为、才华横溢的孙端夫出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政训处少校总干事。

1937年9月22日,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中共在山东建立胶东、滨海等军区,他告知远在济南的五叔,说要献身抗战,到蓬莱一带打游击。

就是在这段时间,孙端夫遇到了理琪,从而改变了其人生道路。

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山东省胶东特委书记。两人一见如故,渐至至交。理琪向孙端夫介绍了很多共产主义思想,让他深受感染和熏陶。

在理琪的影响下,孙端夫接受马列主义,立志革命。1937年12月,25岁的孙端夫在威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理琪奉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在胶东特委驻地于家沟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天福山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年1月15日,孙端夫率其领导的政训处官兵参加威海起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

1938年2月13日,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和大队长孙端夫率领第一大队抢先攻入日伪占领下的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德吾,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取得了战斗的初步胜利。攻城结束后,部队撤至牟平县城东南3里的雷神庙休息,理

琪和孙端夫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因哨兵疏忽大意,部队被寻踪追赶的日军包围。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夜晚,毙伤日军50余人,理琪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孙端夫沉着迎战,在他的率领下,第一大队的将士趁着夜色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雷神庙战斗”也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这支队伍是由天福山起义的农民军和威海起义的部队合编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胶东军区主力前往东北,后来发展成四十一军,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牌四十一军最初的“火种”,声名显赫的“塔山英雄团”就出自该军。

扎根胶东 壮大武装

孙端夫带队突围后,转移到蓬莱、掖县地区,伺机发展壮大。

不久,他们吸收了当地游击队伍,合编成第三军第八支队,并成立军政委员会,孙端夫任委员兼第三军实际处主任。

由于队伍力量不断壮大,孙端夫声名赫赫,很受人民的热爱与拥护。8月,他任蓬莱县县长。次年9月,他又升任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

1940年春天,胶东特委孙端夫前往文登、牟平、荣成一带,组织建立东海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东海军区专署专员。

1941年,孙端夫又调回北海军分区任司令员兼北海区专署专员。当时,胶东的抗战形势非常艰难,不仅部队缺乏必要的物资支援,农民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孙端夫不畏困难,发动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农民实行减租减息运动。同时,机关和部队厉行勤俭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他们开荒种地,努力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

1942年冬天,日军纠集万余人对胶东进行大扫荡。孙端夫带领部队坚持在原地进行游击战争,在“敌进我进”的方针指导下,进入铁路沿线和日伪蚕食地区,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拔掉日军多个据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守备,粉碎了日军大扫荡的计划。

1945年春天,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孙端夫在北海军区指挥作战。经过月余战斗,克龙口,下蓬莱、黄县,解放胶东重镇烟台,孙端夫兼任市长。

趁日军收缩战线、兵力不足之际,山东军区部

队发起攻势作战,将敌人压缩在交通沿线和城镇之内,为胶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9年1月,全军改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9纵27师改为27军81师,孙端夫改任27军81师师长。4月,孙端夫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在解放上海战役中,27军是主力,81师担任主攻任务,后接管上海的警备任务。

战役连连立奇功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孙端夫率领部队参加了众多知名战役,屡立奇功。

1946年9月,孙端夫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3旅旅长,后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7师师长,第三野战军27军81师师长,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重要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50年,孙端夫担任志愿军27军81师师长兼政委。

在众多的师级干部中,他的高学历可谓屈指可数。24军军长彭德清指挥两大主力师,进攻新兴里美军31团,这支美军部队,乃是一支王牌团,装备精良,远超志愿军,不仅如此,当时31团团长麦克劳恩志愿军合围而来,向美军指挥部求援,美军直接派来了40架飞机、19辆坦克支援,掩护麦克劳恩撤退。

麦克劳恩显然低估了志愿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在美军战机和坦克的轰炸下,当时81师伤亡惨重,有些部队伤亡过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战斗,朝着敌31团疯狂进攻,后一直打到了敌团指挥部,将麦克劳恩击毙。此后,敌团残部突围而出,孙端夫率81师一路追击,最后全歼了这股残兵,至此,美军王牌团覆灭。

1951年,考虑到孙端夫打过很多硬仗,战斗经验丰富,兵团司令部打算让他执行尖刀任务,率领81师插入砬砬、梨岬一带,分割敌防线。时任九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亲自给孙端夫来电,问:“有没有把握?”

孙端夫坚定地回答道:“请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就不回来了!”

孙端夫回到师部后,为了保证部队顺利突到砬砬一线,他率领侦察兵,连续几天深入崇山峻岭中勘探地形,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孙端夫等人由于太过深入,直接来到了敌人的前哨阵地,遭遇到

了敌军小队,经历一番短暂的交火后,孙端夫才带着侦察部队撤回我方阵地。

5月15日,孙端夫正式执行穿插任务,当时为了指挥方便,他竟下到营里指挥作战。警卫员担心孙端夫的安全,便将此事告诉了27军军长彭德清,彭德清一听,顿时急了,一个师级干部下营指挥,实在是太危险了。彭德清马上给孙端夫打了电话,说:“孙端夫,你是一个师长,不是营长,前线实在是太危险了,你这是在拿你的命赌博,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回到师部!”

孙端夫却压根儿不把彭德清的话放在心上,“不行呀军长,我要是回了师部,就不能及时掌握战场情报了,军长您放心,我自有分寸。”

彭德清正要发火,孙端夫那头却已经挂断了电话,弄得彭德清哭笑不得。

此后,孙端夫率领部队打下了敌人把守的一处高地,然后领军直插敌军防线,向水内里一带猛冲突进,敌人的炮火很猛烈,81师始终无法突破敌防线,战士们见师长不顾危险,来前线指挥,顿时士气大振,向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结果,仅仅用了不到40分钟,便摧毁了敌军工事。

当天晚上,孙端夫率81师一路急行军,如一把尖刀,行军120里,直插敌军心脏地带,圆满完成了任务。战后,81师受到志愿军司令部嘉奖,师长孙端夫荣立二等功,他也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位荣立二等功的师长。

开国少将 壮志未酬

1954年,孙端夫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

1955年12月17日,陆军第二十七军在南京举行授衔典礼,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旺东中将,授予时任二十七军军长的孙端夫少将军衔。孙端夫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1月,孙端夫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员,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了军队的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编写工作。

1969年9月,孙端夫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孙端夫一直坚持带病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深深热爱的革命事业。

1974年6月8日于北京病逝,年仅62岁。 记者 云飞

红色故事

高粱地里救亲人

在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色湖西教育基地,一座情景雕塑格外引人注目。雕塑反映的故事主题是“高粱地里救亲人”。

少年营救受伤战士

故事要追溯到1943年9月的一天。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日子,日伪军对我湖西区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位于湖西抗日中心区的杨楼镇卯湖村是日伪军视耽耽的重点区。

家住卯湖村的孟大娘和她的儿子孟宪文是故事的主人公。孟大娘的丈夫参加了抗日县大队,家里只剩下他们娘俩。这天下午,少年孟宪文肩背粪箕子,迎着落日余晖,到村西的高粱地里割草。

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秸秆倒伏,杂草丛生,一片寂静。孟宪文挥镰割草,想着尽快离开。突然,高粱地深处传来呻吟声……“是谁?”“干啥的?”孟宪文惊诧地喊道,并向声响处踱去……

原来,在高粱秆掩映的草堆上,躺着两个血肉模糊的人。孟宪文从熟悉的服装认出他们是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见到孟宪文,两战士警惕地搂紧怀里的步枪。孟宪文小声地说:“我爹是抗日大队的,我家是抗日家属,你俩别担心!”两战士遂放松了警惕,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大哥,你俩是哪个队伍的?”孟宪文又问。“十团的,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俺俩负伤了,在这里一天一夜了。”小个子战士回答。“我是卯湖村的,就在附近,鬼子滚回老窝了,你俩先到我家养伤吧!”

孟宪文的家在卯湖村的西头,土打的围墙圈着两间低矮的草房。孟宪文和母亲将两名受伤战士安顿好,孟大娘接着烧了面汤,端给伤员喝。大个子伤员叫张大勇,是江西人,伤口化脓,生了蛆。孟大娘轻轻地给蛆拔出,用盐水冲洗伤口,然后敷上消炎药。

几天后,在孟家母子的精心护理下,两名战士的伤情好转起来。

与敌人周旋躲扫荡

这天,湖南籍小个子战士李大义对孟大娘说:“我们的伤好了许多,得赶紧归队,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孟大娘还是担心他们的安全,对儿子孟宪文说:“你想法子到湖西区干部,再由区政府把俩战士转到主力部队。”

可是,次日黎明时,他们听到了枪声,村里群众拖着口袋躲西藏。日伪军又一次“扫荡”来了。

战士张大勇、李大义看到孟大娘母子着急的样



《高粱地里救亲人》情景雕塑

子,连忙说:“大娘,您俩赶紧快走,我们手里有枪。真的躲不过去,我们就跟敌人拼了,不能再拖累您了!”说着,两战士握起枪就往屋外挪动。孟大娘忙扯住两战士,坚定地说:“俺娘俩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现在你们得听俺的话。”接着对孟宪文说:“你快去找你村长大叔,就说娘找他有急事。”没等娘的话落音,孟宪文就撒腿跑出院子,很快找来正在组织群众转移的村长。孟大娘对村长说:“兄弟,这是两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俺家好几天了,咱们要保护好他们。”村长二话没说,立即叫来4个年轻人,对他们说:“我把这两个同志交给你们,绝不能有闪失!”于是,大家背起伤员一起向村外跑去。

他们躲进村北一片高粱地里,孟大娘负责护理两名战士,孟宪文则趁机找水和食物。一连三天,他们从东边转到西边,从南边转到北边,猫在草窝里,躲进深沟里,总算避过了敌人的扫荡。

敌人走后,他们回到了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村里。孟大娘的两间茅草屋被烧,只剩下残垣断壁。战士张大勇悔恨地拍打自己的大腿,李大义则哽咽着说:“大娘,我们俩把您家害苦了,房子没有了,您娘俩怎么过呢?”孟大娘安慰道:“孩子,不要难过。房子烧了咱们住地窖子。只要有咱们的队伍,有你们这些好战士,小日子就长了!”

几天后,村长与湖西区党委、专署取得联系,孟大

娘和孟宪文及村民将战士张大勇、李大义送到了部队医院。

故事背后的故事

2019年夏,红色湖西教育基地建设之初,单县有关抗战文物搜集人员来到卯湖村寻找孟大娘一家,仅见到了70多年前孟家被烧房屋的废墟,并未找到孟宪文母子及其后人。后来查询孟氏族谱,最终找到了在贵州的孟大娘的孙子,也就是孟宪文的儿子。

孟大娘的孙子讲述了“高粱地里救亲人”故事背后的故事。当年,孟大娘家的房子被日伪军焚毁后,少年孟宪文追随父亲的抗日足迹,带着孟大娘参加了八路军。他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曾多次立功受奖。

1949年,孟宪文随湖西部队南下作战,后退伍转业到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的金融部门,1997年10月去世。抗战胜利后,孟大娘独自回到老家卯湖村。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文将母亲从老家单县接到贵州生活。

1964年7月,孟大娘辞世,享年74岁。

孟宪文戎马多半生,却从未向儿女们讲述过自己的英勇经历。当年,报纸曾刊登过“高粱地里救亲人”的故事,孩子们读给孟宪文听,老人只是会心地点点头,淡然地说:“抗战时期,在咱们湖西老家,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咱家的故事算不上大故事……”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红色印记

1938年5月,日本兵来到菏泽,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当年9月开始,王登伦就带着抗日自卫队经常住在李思敬家中(菏泽高新区马岭岗镇李朝花村)。

1941年3月,担任青邱支队队长的王登伦,经过多方考虑,把抗日指挥部设在了李思敬的家。

1942年底,年仅10岁的李思敬被王登伦任命为儿童团团长。为了让儿童团的“小战士们”学文化,王登伦特地每天安排一名有文化的战士教他们识字。但那时候条件差,连个煤油灯都没有。

1942年年底,大汉奸刘显扬要去东明县陆固镇裴梅王村抢粮食,为了打击刘显扬的嚣张气焰,王登伦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根据路线作了周密部署。得知大汉奸刘显扬的队伍沿油坊李村大路向裴梅王村方向走来的消息后,王登伦当即命令埋伏在路旁的二排采取运动防御战法做好策应,随即带领一排所有人员进入伏击区。

当刘显扬的先头部队慢慢接近伏击区时,王登伦大吼一声:“青邱支队王登伦在此,缴枪不杀!”刹那间,突然遭到打击的先头部队被一排全部活捉。刘显扬看到先头部队遭到伏击,赶紧指挥车夫调转车头往回逃。这时,做策应的二排赶到,一枪击毙了刘显扬的车夫。刘显扬犹如丧家犬,跳下马车带领十几人向胡庄逃去。

王登伦果断命令立即打扫战场结束战斗,青邱支队的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向李朝花村走去。这次伏击战,共歼灭汉奸8人,俘虏以及伤敌16人,缴获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23支。

听说王登伦队长打了胜仗回来,乡亲们纷纷出村迎接。王登伦从车棚里取下一个马提灯,送给了李思敬:“有了它,你们晚上认字的时候光线就亮多了,多认识几个字,念好书,长大成为有用人才。”

事后,李思敬才知道,王登伦早就想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听说那次打伏击最让王登伦高兴的就是得到那一盏马提灯。

后来王登伦队长牺牲了,当年的马提灯被李思敬一直珍藏下来,无论搬家搬到哪里,他都会珍藏好他的“宝贝”。

“这是烈士们拿生命换来的东西,我年龄大了,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红色文化,希望咱老院儿抗日指挥部旧址能够打造起来,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刻让后人铭记历史,传播好、宣传好、保护好红色文物!”李思敬将马提灯交到儿子李俊建手中。

“我一定守护好老父亲的马提灯,把红色文化传承好。”李俊建深深地体会到父亲对故人的深情怀念,双手捧着那盏沉甸甸的马提灯暗自许诺。 文/图 记者 王燕 鲁鲁燕



一盏马提灯

在年近九旬的李思敬家中,一个木头箱子里,放着一盏用油布包裹着的马提灯,它是李思敬珍藏了八十年的“宝贝疙瘩”,是王登伦烈士送给他识字用的。